

義疏學衰亡史論

讀時令

宋後漢

喬秀岩

著

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
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
公郎中以令置按上
初元年通事奏曰前
高堂崇以為著
之去服黃
今

則魏代不
讀大暑今也

上議云武皇帝時



「我有屬於我自己的一顆星星。」作者三十三歲撰寫此書，充滿悲劇感。二
義疏學的遊戲規則，傳統學術竟失立足之地。清人表面尊奉注疏，實則極盡
能事。學者何時才能虛心閱讀義疏？絕望的拷問。

經學研究叢書・經學史研究叢刊

義疏學衰亡史論

喬秀岩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義疏學衰亡史論/ 喬秀岩著. -- 初版. -- 臺

北市：萬卷樓，2013.04

面；公分. -- (經學研究叢書)

ISBN 978-957-739-803-1(平裝)

1. 經學 2. 研究考訂

090

102008558

義疏學衰亡史論

2013 年 5 月 初版 平裝

2013 年 9 月 二刷 平裝

ISBN 978-957-739-803-1

定價：新台幣 **360** 元

作 者	喬秀岩	出 版 者	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發 行 人	陳滿銘	編輯部地址	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
總 編 輯	陳滿銘	電話	02-23216565
副總編輯	張晏瑞	傳真	02-23218698
編 輯	吳家嘉	電郵	editor@wanjuan.com.tw
編 輯	游依玲	發行所地址	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
封面設計	百通科技	電話	02-23216565
	股份有限	傳真	02-23944113
	公司	印 刷 者	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

網 路 書 店 www.wanjuan.com.tw

請寄回更換

劃 撥 帳 號 15624015

出版說明

本書內容以作者博士論文為基礎，有所調整并補充。

博士論文於一九九九年六月提交北京大學中文系，題目為「南北朝至初唐義疏學研究」，導師倪其心教授，作者姓名橋本秀美。提交樣本，前有英文摘要、關鍵詞，中文提要、關鍵詞，次目錄并識語，次正文六章，每章後有注文，正文後有引用書目，附錄一〈書《魏書·李業興傳》後〉，附錄二〈賈公彥世系〉，附錄三〈儀禮單疏版本說〉。除官方樣本外，作者自印送師友請正者，不載英、中文摘要、關鍵詞，又改引號“ ”為「 」。

二〇〇〇年四五月間，作者自己翻譯成日文，作為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」之一，於二〇〇一年二月由東京「白峰社」出版。書名改為「義疏學衰亡史論」，作者「喬秀岩」。卷首〈序〉，次目次，不錄目錄後識語，次正文六章，隨文加注，正文後附錄〈賈公彥世系〉，原論文附錄一、附錄三皆從省，末尾加中文提要。翻譯時，一一校對引文，修改原版之訛誤，而內容大體仍舊，只有個別補充之處。

這次出版，仍以博士論文原文為基礎，而書名、作者改從日文版。首目錄并識語，次日文版序譯文，次正文六章，注文改出頁腳，附錄一、二如博士論文，附錄三則換用修訂稿，曾發表於《文史》第五十輯（2000年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）者，又加附錄四〈左還右還後說圖錄〉，乃刊登於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九輯（2001年，臺北，學生書局）者，末尾附新撰〈編後記〉。

原文除附錄三之外，未經校訂。這次重編，於字詞欠妥之處，隨手修改，也吸收了日文版之修訂結果。其有可以補充之內容，則標「2013年補注」而插入文中。

謂讀唐疏之關鍵。二劉以後義疏學已失活力，賈公彥《二禮疏》既見傳統義疏學之基本方法，又見義疏學趨向衰亡之新特徵。凡此等議論皆據各家義疏之學術方法及思想態度，不論具體學說之臧否。本論文并非經學家之經學史，而是讀書者之經學史論故也。

學術隨時而異，惟讀書千古無替。

願一切學術為讀書服務，不願讀書為學術服務。

義疏學衰亡史論日文版序

曾經有人說¹：「學術真理的無用，其實是像北極星一樣。北極星不會分別對每一個迷失方向的旅人伸出援手，指引確切的方向。對北極星做這樣的要求，只能說是期望太高。不過，對任何旅人來說，北極星永遠都可以作為指示基本方向的標誌。旅人必須擁有智慧與勇氣，根據自己的判斷，承擔這個後果。當這樣選擇了自己的道路，北極星才能作為幫助旅人的『指針』。那些主張學術真理的無用而捨棄、輕蔑學術的人，最好盡快投入盲目行動的世界、僅憑感覺行走的旅程裡。」

上述這段話乍看之下似乎頗有道理，但考慮到學術因時、因人而不同，我們就知道學術真理原本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如果存在，只能是對某個人來說的學術真理。這個人要求我們尊重他的學術真理，並且勸我們把它當作「指針」。可是，這個指針，卻是唯有進入他的門，才能看到的這個人的北極星。說穿了，只是用幻燈機將北極星的影像投射在他私塾的天花板上而已。

開明的奴隸主教導奴隸們要積極的生活，就好像這個人勸我們在他的私塾當中，仰望著天花板的北極星當作指針，憑著自己的智慧與勇氣，自由而且安全的行走自己的道路。我知道對某些人來說，在這種開明的奴隸主的統治之下，做為「自由的」奴隸生活，會是非常安逸舒適，而我自己則非常堅決的、強烈的拒絕這種安逸。不過，這位狡猾的奴隸主，不願意面對像我這樣的人，叫我趕緊離開這個「樂園」，投入盲目行動的世界，並且詛咒我會餓死街頭。當然，這話同時也是說給其他奴隸們聽的。

¹ 譯注：此段話為丸山真男所說，丸山氏為日本戰後對知識份子影響最大的政治學家、思想史學家。

我有屬於我自己的一顆星星。沒有像北極星那樣大得嚇人的名號，卻在遙遠的天空上，非常潔淨地、美麗地，稍微寂寞地閃耀著光芒的星星。我用滿是泥土的雙腳站在大地上，抬頭仰望著那顆星星，無論何時，它絕不離棄我，總是給予我生命力與希望。與其處在奴隸們之間，在安穩的「樂園」裡過著欺瞞自己的生活，我寧願凝視著我的星星，在它的守護之下，在沒有任何人的荒野中，靜靜地死去。

我曾經請朋友²刻了一顆章，印文為「自用自專反古之道」。我並不覺得是不吉利的話。

公曆二千年五月三十一日自識



² 譯注：此「朋友」為作者師傳宋紅女士，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。

目次

義疏學衰亡史論日文版序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正文

第一章 《論語義疏》編撰特點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一 內容特點多出因襲·····	1
二 科段說及前後對應之理·····	5
三 整理舊說·····	13
四 皇疏引書雜識·····	24
五 結論·····	29

第二章 二劉學術風貌·····	31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劉文淇分析劉炫說·····	31
二 二劉學術推論·····	48
三 結論·····	96

第三章 《禮記正義》簡論·····	10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《禮記正義》性質複雜·····	101
二 皇侃科段說·····	103
三 孔穎達等取捨標準·····	115
四 孔疏專據一家說·····	118

五 孔穎達等權衡謹慎	123
六 結論	126
第四章 佚書驗證	129
一 《禮記子本疏義》	129
二 《孝經述議》	141
三 結論	152
第五章 賈公彥新義	153
一 《二禮疏》多因襲舊疏	153
二 新義	159
三 結論	169
第六章 賈疏通例	171
一 義疏學不為實事求是	171
二 通義例為義疏鄭學之要旨	177
三 訓詁固化	186
四 結論	188
附錄 I 書《魏書·李業興傳》後	191
附錄 II 賈公彥世系	201
一 《舊唐書·儒學傳》	201
二 《元和姓纂》	201
三 《賈玄贊殯記》	203
四 《賈欽惠墓誌銘》	206

五 賈氏遠祖并郡望·····	208
六 賈氏家系圖·····	210
附錄III 《儀禮》單疏版本說·····	213
附錄IV 左還右還後說圖錄·····	243
編後語·····	265

讀書須知三事，知文，知事，知意。知其文義，始知所言之事；既知其事，乃知著者之意。其實三事相將，未嘗分離。是以文學研究偏重意境，而程千帆先生作〈詩辭代語緣起說〉，討論文辭；歷史研究偏重事實，而陳垣先生作《通鑑胡注表微》，闡明胡身之之意志。就讀注疏而言，其「事」則經學學說，清人研究較深刻，而以孫詒讓《周禮正義》為最。其「文」則清人校讀諸經注疏，成果頗多，而不盡人意。至其「意」，乃鮮有知者。前人治經學史，討論注疏，其實皆不過經學學說史，未嘗探索義疏家立說之意趣。不知其意，則所言之事不明；其事不明，則其文不可讀。讀書而不知其意，猶不讀耳。

本論文討論現存南北朝初唐義疏作品，計有皇侃《論語義疏》、孔穎達等《五經正義》、賈公彥《二禮疏》以及佚存殘帙皇侃《禮記子本疏義》、劉炫《孝經述議》。皇侃義疏學較其餘諸家，材料豐富，特色鮮明，故論之稍詳，以為南朝義疏學之一典型。劉炫、劉焯之義疏學，與皇侃以及賈公彥所本北朝舊時義疏學相較，具有革命性重大意義。以其重要，且必需考辨材料，所以論之最詳。孔、賈二家之義疏，皆據前儒舊說重編，其中錯綜互見新舊義疏家說。今以二劉義疏學為基準，可以辨知所見各說之新舊，二劉義疏學可

第一章

《論語義疏》編撰特點

一 內容特點多出因襲

曾見評論《論語義疏》思想內容者數篇，惟張恒壽先生〈六朝儒經注疏中之佛學影響〉一文最富啟發。該文題云「六朝儒經注疏」，但因儒經惟《論語》、《周易》、《禮記》三書最易與佛說相比附，而其六朝舊說流傳很少，除《論語義疏》外，散見《周易集解》、《周易、禮記正義》而已，且其間比附佛理者已多被刊落。故文中舉例凡十七條，除四條出《易正義》、《周易集解》、《禮記正義》外，十三條均出《論語義疏》。是以欲讀《論語義疏》者亦不得不參考此文也。

張先生論此等舊說受佛學影響，大別為五類：一、佛典名詞之引用，二、佛典論證語句之模仿，三、佛經疏解方法之採用，四、佛教教義傳說與儒書之牽合，五、佛教學理與儒家學說之雜揉。張先生熟悉佛典，思考有力，所以論述精闢。雖謂少年習作，未成體系，所論各條均具灼識，自可珍重。然今論《論語義疏》之經術，不得專賴張先生文者，張先生意在總論「六朝儒經注疏」，所舉《論語義疏》十三條事例，其中出皇侃引前儒舊說者居半，如王弼、庾翼、顧歡、太史叔明、殷仲堪、江熙，是則所論佛學影響，亦不可逕視為皇侃學術之特點。反言之，此等內容頗疑是當時習俗，皇侃薰染世風，自然因襲而已，猶不足為皇侃或梁朝一代義疏學之特點。蓋皇疏表面之特點，實多前儒成規，皇侃因襲而已。欲知皇侃經術之大概，必須辨別何為皇侃因襲前儒，何為皇侃自為之者。

例如張先生第六條舉〈先進〉「子畏於匡」節皇疏引庾翼云：「賢不遭聖，運否則必隱；聖不值賢，微言不顯。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，顏子體其旨而仰酬；稱入室為指南，啟門徒以出處。豈非聖賢之誠言，互相與為起予者也？」張先生說此乃師徒相與起予之方便，亦或受《維摩經》述佛眾弟子因問疾維摩而辨難啟發之暗示。然而孔子為聖，弟子為賢，師徒相與起予之方便者，皇疏屢見不鮮，又非庾翼一人之說。如：

（引文 1）（凡本論文引文序號各章自為起訖。）

〈為政〉「十有五而志於學」章皇疏引李充云：「聖人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所以接世軌物者，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？黜獨化之跡，同盈虛之質，勉夫童蒙而志乎學。……為教之例，其在茲矣。」

〈為政〉「子夏問孝」章皇疏引江熙稱或曰：「此四人問孝是同，而夫子答異者，或隨疾與藥，或寄人弘教也。」

〈公冶長〉「宰予晝寢」章皇疏：「一家云：與孔子為教，故託跡受責也。故珊瑚公曰：宰予見時後學之徒，將有懈廢之心生，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，所謂互為影響者也。范甯曰：夫宰我者，升堂四科之流也。豈不免乎晝寢之咎，以貽朽糞之譏乎。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，故託夫弊跡以為發起也。」

〈子罕〉「主忠信」章皇疏引范甯云：「聖人應於物作教，一事時或再言。」

〈憲問〉「君子道者三」章皇疏引江熙云：「聖人體是極於沖虛。是以忘其神武，遺其靈智，遂與眾人齊其能否，故曰『我無能焉』。子貢識其天真，故曰『夫子自道』也。」

〈季氏〉首章皇疏引蔡謨云：「冉有、季路竝以王佐之資，處彼相之任，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？所以同其謀者，……實欲致大聖

之言以救斯弊。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惑，弘舉治體，自救時難。……雖文譏二子，而旨在季孫，……斯乃聖賢同符，相為表裏者也。然守文者眾，達微者寡也。觀其見軌，而昧其玄致；但釋其辭，不釋所以辭。懼二子之見幽，將長淪於腐學，是以正之，以蒞來旨也。」¹

〈陽貨〉「宰我問三年」章皇疏引繆播云：「爾時禮壞樂崩，而三年不行。宰我大懼其往，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，故假時人之謂，咎憤於夫子。義在屈己以明道也。」

又引李充云：「孔子目四科，則宰我冠言語之先。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達情犯禮之問乎？將以喪禮漸衰，孝道彌薄，故起斯問以發其責，則所益者弘多也。」

此等晉人之說²，全書中不勝枚舉。然則如皇氏《發題》³，是出皇侃自己手筆，固不容疑義，而其間內容，如云：

（引文 2）

「夫聖人應世，事跡多端；隨惑而起，故為教不一。或負扆御眾，服龍袞於廟堂之上；或南面聚徒，衣縫掖於黌校之中。」

又云：「夫子平生，應機作教，事無常準。或與時君抗厲，或共弟子抑揚，或自顯示物，或混跡其凡，問同答異，言近意深。」

¹ 「蒞來旨」不解，豈字有譌誤與？

² 惟珊琳公不詳。或謂宋釋惠琳。

³ 此文刊本標題作《論語義疏敘》，而吳承仕《經典釋文序錄疏證》稱為《發題》，從其實也。今從吳說。

一往觀之，似富特色。其實就思想內容言，則祇見皆承前人成說，可謂絕無新意。其言「或負辰御眾，服龍袞於廟堂之上」，或嫌唐突，但書中亦見孔子素王之說，如

（引文 3）〈公冶長〉「瑚璉」章皇疏云：「或通者曰：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，亦微有旨焉。謂湯武聖德，伊呂賢才；聖德則與孔子不殊，賢才與顏閔豈異。而湯武飛龍，伊呂為阿衡之任；而孔子布衣洙泗，顏回簞瓢陋巷。論其人則不殊，但是用捨之不同耳。」

〈子罕〉「鳳凰不至」章皇疏引孫綽云：「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，以體大聖之德，弟子皆稟絕異之質，壘落殊才英偉命士之才。蓋王德光於上，將相備乎下。」

若然，所言之理之意，均已見於前人⁴，皇氏修飾其辭，對仗豔文⁵，即可成《發題》之文。故云此等內容不可逕視為皇侃經術之特點。

其實，不論何時何代，經學著作多以繼承為主，創新者少。是以衛湜說：「歷考諸家訓解，發明經旨者固不為少，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。歐陽公曰：『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，或有之矣；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，欲特立一家之學，吾未之信。』可謂至論。」⁶《論語義疏》明標前儒名而稱引者自不少，加以「一云」、「或曰」之類，則疏文大半出於前人。且有皇侃自己為文，而可以考其有所本者，如《發題》「但聖人雖異人者

⁴ 「或通者曰」或為皇侃自設者，但仍似有所本。

⁵ 文辭雕琢，蓋可數皇侃特色，見下第三節末段。

⁶ 見《禮記集說·集說名氏》「孔穎達」下。

神明，而同人者五情」，即襲用王弼之著名命題⁷。又如〈雍也〉「弟子孰為好學」章皇疏云：「云『不幸短命死矣』者，凡應死而生曰幸，應生而死曰不幸。若顏子之德，非應死而今死，故曰不幸也。」「人生也直」章皇疏亦云：「應死而生曰幸。」案〈先進〉「季康子問弟子」章皇疏云：「孫綽曰：『不應生而生為幸，不應死而死曰不幸。』」侃謂此與哀公……。」

「侃謂」以下自是皇侃說，則稱引孫綽，專為引「不應生而生為幸，不應死而死曰不幸」二句。又檢《經籍纂詁》，「幸」字訓詁如此義者，即此皇疏中三處，其他經注皆所不見。是可推知〈雍也〉疏言「應死而生曰幸，應生而死曰不幸」者，皇侃實本孫綽也。可見細微至命題之句、訓詁之言，或即因仍前人，此等內容斷不可視為皇侃自說。若不加分辨，逕據此等內容而評論皇侃之學術，則未免太混。因襲猶即肯定，皇侃亦持其說，固然矣。但因襲前人成說之與自創一說，其於撰者自己，意義判然有別，此又今之學者莫不皆有深刻體會者也。

二 科段說及前後對應之理

若然，皇疏竟無皇氏自創之說乎？曰有。

（引文 4）〈學而〉題疏：「中間講說，多分為科段矣。侃昔受師業，自〈學而〉至〈堯曰〉凡二十篇，首末相次，無別科。」

此乃所謂科段，皇侃表明前所未有。牟潤孫先生〈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〉⁸論此事稍詳，曰：

⁷ 〈檀弓正義〉（見中華書局版《十三經注疏》頁1284上）亦見同文，則蓋出皇侃筆，唐臣修《正義》又襲焉。王弼說見《三國志·鍾會附弼傳》裴注引。

⁸ 見牟先生《注史齋叢稿》。

（引文 5）皇氏首言「中間多分科段」，則其講《論語》時分科段之處自當不少。今本「學而時習之」句下疏云：

此以下孔子言也，就此一章分為三段。自此至「不亦悅乎」為第一，明學者幼少之時也。學從幼起，故以幼為先也。又從「有朋」至「不亦樂乎」為第二，明學業稍成，能招朋聚友之由也。既學已經時，故能招友為次也。故〈學記〉云「一年視離經辨志，三年視敬業樂群，五年視博習親師，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」，是也。又從「人不知」訖「不亦君子乎」為第三，明學業已成，能為師為君之法也。先能招友，故後乃學成為師君也。故〈學記〉云「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，謂之大成」，又云「能博喻然後能為師，能為師然後能為長，能為長然後能為君」，是也。

於全書中，此為最詳細之科分。此下則殊少見。固由《論語》多一二語為一章，無可科分，然何以獨詳於此歟？蓋〈學而〉為首章，講說時首明其例，以括全書，撰述疏時因詳記之，其後隨講隨分，而疏亦不再詳記，其或然歟？

今案：科段之詳細者，似不得獨以〈學而〉首章為最，〈堯曰〉科段亦甚詳繁。曰：

（引文 6）此篇凡有三章。雖初稱「堯曰」，而寬通眾聖，故其章內並陳二帝三王之道也。就此一章中，凡有五重。自篇首至「天祿永終」為第一，是堯命授舜之辭。又下云「舜亦以命禹」為第二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，亦同堯命舜之辭也。又自「予小子履」至「萬方有罪在朕躬」為第三，是湯伐桀，告天之辭。又自「周

有大賁」至「在予一人」為第四，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。又自「謹權量」至章末為第五，明二帝三王，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，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。又下次「子張問孔子」章，明孔子之德，同於堯舜諸聖也。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，不出尊五美、屏四惡，而孔子非不能為之，而時不值耳。故師資殷勤，往反論之也。下又一章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」，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，知天命故也。

案〈堯曰〉一篇最短，而分之三章，且第一章復分五重，不可謂不細也。《論語義疏》之科段，凡有三層：分篇、分章、章內分段。分篇者，即二十篇，篇題下皇疏每有論說。如：

（引文 7）

〈學而〉題下皇疏：「以〈學而〉最先者，言降聖以下，皆須學成，故〈學記〉云『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學不知道』，是明人必須學乃成。此書既遍該眾典，以教一切，故以〈學而〉為先也。」

〈為政〉題下皇疏：「〈為政〉者，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也。……所以次前者，〈學記〉云：『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學乎。』是明先學後乃可為政化民，故以〈為政〉次於〈學而〉也。」

〈八佾〉題下皇疏：「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，而僭行天子之樂也。所以次前者，言政之所裁，裁於斯濫，故〈八佾〉次〈為政〉也。又一通云：政既由學，學而為政，則如北辰；若不學而為政，則如季氏之惡。故次〈為政〉也。」

案：二十篇分篇，《集解》、鄭注傳本莫或有異，義疏家自不容重作。然則，